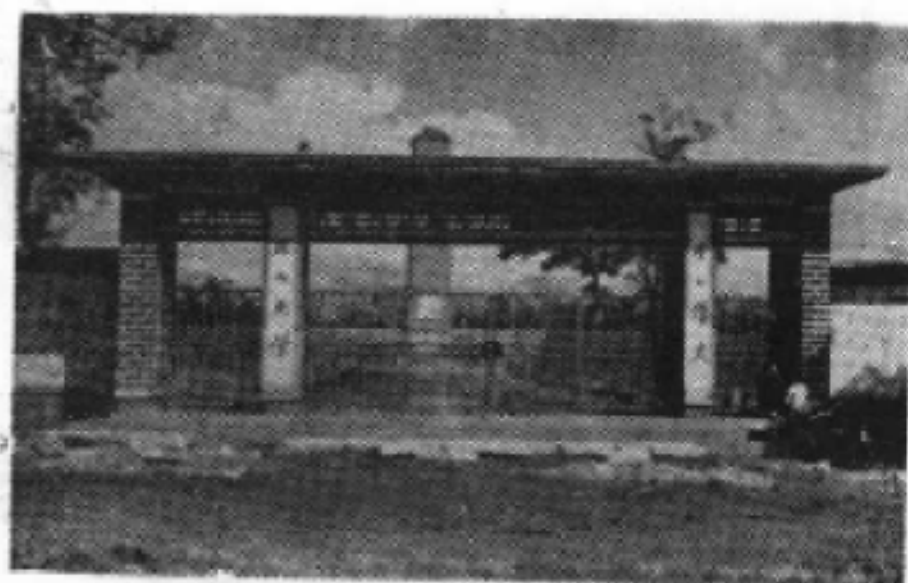




黄竹革命烈士纪念陵园 许荣颂 摄



明万历年铸造之铁钟 许荣颂 陈善炳 摄



一九八六年岭口蹲虎岭出土之石铲 陈善炳 摄



张岳崧手书木匾额

张善炳 摄



明代铜像

陈善炳 摄



陈善炳 摄

木 碯

瓷 瓶

铜 炉

目 录

艰苦的战斗历程

- 记定一区委领导定一区的革命斗争……王若斌忆述(1)
- 答扬暴动的前前后后……韦明国、黄恒俊(16)
- 只身徒手夺敌枪……张德成(25)
- 反清的定安“三点会”……蒙齐日、中阳(28)
- 定安县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吴耀群(33)
- 定安县的“国大”代表选举……吴升平(36)
- 广合商号概述……梁梅讲述 林允智整理(41)

妻课夫读古来稀

- 张钟彦和妻子符素文轶事……许荣颂(44)
- 明清两代定安名人诗选注……许荣颂(50)
- 早期中共定安县委书记林克嵩……黄恒俊(56)
- 经济学者朱照箕……黄恒俊(61)
- 建江南畔名伶多……黄 健(72)
- 清末拔贡莫家桐……蒙齐日(78)
- 父子进士……定城镇文化站(81)
- 定安举人简表……吴行海(85)
- 南建州州治考……吴升平(93)
- 定安县的民盟组织……梁安裕(97)

艰苦的战斗历程

——记定一区委领导定一区的革命斗争

中共定一区委是琼定县委时期的琼白夫区委于1938年撤销后所建立的区级党组织，它在原地坚持斗争，直到海南岛解放。我从1934年10月至1948年底，先后在琼白夫区和定一区担任过交通联络员、区委书记和居平乡副乡长，曾同先后当过书记代书记的冯平才、王定光、梁定坤、冯所鸿等在一起工作和战斗，经历过艰苦的战斗历程。特委对定一区的工作非常重视，先后曾有冯白驹、庄田、王业喜、符气林、陈武英等亲临指导，使区委工作能够方向正确地开展。今天，追忆一下当年战斗的经过，让人们了解定一区的革命斗争情况，也许有一些好处。

一

战时和战后国民党的定一区辖有今定城、龙州、新竹、富文、坡寨、雷鸣、仙沟、居丁、永丰、黄竹等地区。我党定一区委基本上在这些地区范围内开展革命工作。战前几年，我们党的组织刚在恢复阶段，活动仅限于居丁及附近的一些村

庄。1939年2月，日寇侵琼，随着定一区的定城、仙沟、雷鸣、居丁、龙州、新竹以及黄竹等地也被日寇占据。国民党县、区、乡政府以及地方武装大部分撤到九所和永丰等地区去。定一区委领导下的革命力量这时已有所发展，区委及所领导的革命人员则在敌占区和群众在一起，坚持秘密斗争，发动群众抗击日寇。不久，日寇先后在占据的墟集成立了伪维持会，组织了伪军。后来又增设了同仁、平和、草塘岭、南福岭、金鸡岭、九所等六个据点，整个定一区就有了十多个据点，日寇和伪军经常下乡骚扰，我们的活动相当困难。1945年8月日本投降，国民党的县、区、乡政府都分别搬回定城和各墟集，并建了乡武装，加强了保、甲制度，有些保里还有保兵，有些白村还有村枪。反动的乡武装多的有一百多人，少的也有三、四十人。无论在战前，战时或战后，定一区委所领导的革命活动都是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进行的。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革命活动和斗争，要特别讲究斗争方法和艺术。我们一般白天化整为零，化装隐蔽，黑夜集中组织行动，有时扮成农民，有时扮成教师学生，有时扮成商贩或赶集的老百姓，因而能机智巧妙地出入来往在敌人的视野里；甚至钻进敌人的窝所，有时同敌人坐在一张椅上谈话，有时同敌人在一张桌上喝酒饮茶，而有时则同敌人对面作战。这种斗争生活是惊险的，但也是充满斗争乐趣的。

二

为了加强定一区各老区村和各支部的联络关系，1934

年10月间，中共琼白夫(琼白夫意为白区)区委书记冯平才要我和王平在居丁设点搞联络工作。王平的公开身份是教师，他在距居丁墟一华里的石滩坡村小学教书。我以小商贩身份在居丁墟开设茶店。冯平才交一笔光洋给我作资本，租赁王运坤的房屋开张经营，气派够大的“大丰茶店”堂堂正正地开了业。本店除我负责店东外，还有坡村的王定光，石滩坡村的郑心富，琼山甲子的梁亚亨等当伙计。1936年间，郑心富闹意见不干，回家去了。因人手缺少，经冯平才同意雇请年青活泼的小伙子林荣星当伙计。

茶店开业后，由于茶香、席洁、服务周到，地方上的豪绅和国民党乡公所的人员以及过往人们都爱来大丰茶店饮茶聊天。茶客们在喝茶过程，往往会对社会现实发表议论或对地方上发生的事情互相倾告，我们往往从他们的谈话中得到一些情报。

我们靠开茶店作掩护，进行革命的联络工作。首先是收集敌人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其次是联络我方来往人员和转送信件，第三是为上级购买军政必需物品。情报和物品全部交给琼白夫区委书记冯平才，再由冯平才转送给琼定县委、海南特委。1937年6月，冯平才认为我忠实可靠，同我谈了参加共产党的问题。不久，因我搞联络工作在行动上引起居丁乡公所的注意，要抓我，7月我便离开了茶店，茶店也停了业。

在石滩坡村小学当教师的王平，借教书来联络青年，成立冠群体育委员会，组织青年六十多人，名义上是练球、赛球，

实际上是搞秘密的革命活动。后来国民党觉得他们的行动可疑，进行恐吓，青年们有些暂避他乡，有些隐藏在家，有些参加到队伍中去，王平也离开了学校直接参加了县、区的革命活动。

三

为适应抗日形势，1938年夏海南特委决定，撤销琼（山）定（安）县委，分设琼山县委和定安县工委，同时也撤销琼白夫区委，成立定一区委。定安县工委由莫少波任书记。同年5月间，由莫少波主持在定一区的和集村（他的老家）召开党员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莫金章（白沙村人）×玉华（干湖村人）和我。这次会议决定做两件事：一是组织定一区委班子，由我任书记，莫金章和×玉华分别任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二是恢复、发展党组织和大力宣传、发动抗战。定一区委坚决贯彻执行这次会议决定。

“四·一二”事变后，定一区地下组织，绝大部分受到破坏，共产党员绝大部分遭到惨杀。在琼定县委领导下，至1938年初，虽经琼白夫区委的艰苦努力，恢复的也仅有石井园、高山、云头、石滩坡、白沙等五个支部及和集小组，党员约有三十人。这些党组织正在巩固和发展中。而绝大部分的党组织尚待恢复。一区委成立后，抓紧时机，积极工作，至1941年，先后重建和恢复了坡村（和集附近）、洁坡、居钧、石锦、罗木、干湖、石村、加颜、下村山、门口坡支部，并把和

集小组建为支部，同时还新建了南晓坡、下岭、南珠、梅种、民生（新楼坡）、坡心支部和三口坡、坡村（三口坡附近）小组。为了加强领导，还先后成立几个党总支。总支书记，居平是吴治锡，仙沟是陈玉钧（接苏惠民），雷鸣是苏惠民，黄（竹）永（丰）是王正道。至1948年底，区委已在八十多个老区村中，恢复和建立党支部二十一个，党小组二个，有党员约二百名。党员有的参军参政，有的在斗争中牺牲，个别叛变投敌，绝大部分坚持在农村进行斗争，一直到海南解放。

定一区委在建党的同时，也建设区乡村的民主政权。1942年底，奉县委指示，建立居平乡民主政府；1943年春，又相继建立雷鸣乡和仙沟乡、黄永（黄竹永丰）乡民主政府；后又把居平乡分为居丁乡、平和乡。乡政府工作人员有乡长和征收员，个别乡还配有乡警卫员、炊事员。乡政府下仍照设保、甲长，协助乡政府做征收、文牘和通风报信工作。曾任定一区区长的有王典章。曾在这六个乡任正副乡长的有吴忠、陈家保、陈家显、吴泽南、孙子希、林荣星、吴克川、邓信之、郑心明、王广经、邓中强、王典章、苏德轩、王昌文、吴台车、王正道、王广旭和我。当时的保、甲长，多数是让那些接近我党的国民党的保、甲长兼任，只有少数是我们指派的，如和集、坡村一带老区村的保长陈玉章（党员）就是我党指派的。

四

定一区委战时除同日寇、伪军和蒋帮反动武装作斗争外，还

要同地方豪绅、日敌密探和革命叛徒作斗争，后这三种人经常刺探我们的情报，提供给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使我们经常遭到“围剿”和袭击。1943年初，县委指示我们：除奸灭叛是当前首要的斗争任务，应迅速行动，刻不容缓。于是我们先后惩办了叛徒、汉奸、豪绅共十多名，把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压下去。如黑石坡村的吴世朝，当了日寇稽查，为日敌卖力效劳，但这个家伙行踪诡秘。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终于抓住了这条恶蛇，并就地枪决了他。又如解放战争中，雷鸣的反动豪绅王立英，欺凌老百姓，危害革命。他和他的爪牙监视石锦、梅种等革命村庄，破坏我革命活动，我们也给他以最严厉的惩罚。经过这样除奸灭叛，我们的工作就由被动变为主动，保全了定一区地下党组织，使联络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这样的局面一直保持到海南岛解放之日。

五

我们党一贯采取“争取中间，惩办首恶，胁从不问”的政策。我区委根据这一政策精神，对一区范围内的反动派进行调查排队，区别对待。在惩办首恶的同时，争取中间分子，以分化瓦解反动营垒，扩大我们的活动阵地。岭脚村的吴世养，原参加革命工作，后叛变投敌当汉奸，控制着岩岭、罗木、岭脚一带村庄，使我们的工作无法在这些地方开展，而且妨碍我们和白沙、上岭、下岭等村庄的联系。我们决定拔掉这颗钉子，但感到不易下手。经过认真研究，认为可以利用有土匪

行为的明姓兄弟来对付他。附近岭脚村的坡心村人明运熙，明运丰等五人，携挟凶器，神出鬼没，专门拦路抢劫，对吴世养的安全也有威胁。吴世养仗着日寇势力，想把明家兄弟吃掉。而明家兄弟也感到吴世养不会放过他俩，也想收拾吴世养。我们利用矛盾的次要一方，以打击主要的一方。我们主动去找明家兄弟，表示支持他们去除掉吴世养这条恶狗。明家兄弟得到支持，于1939年某天在水口坡村附近，收拾了吴世养。后来明家兄弟继续为非作歹，也危害革命，我们也除掉了他们。

吴世养这颗钉子被拔掉后，岭脚村的国民党保长也害怕弃职不干了。我和王平同老屋主做工作，通过别人向乡公所推荐懂得医术而又同情我们的王锡仕当保长。王锡仕当了保长后，我们让他一方面应付国民党的征粮征丁，一方面为我们收集公粮和情报。还通过他影响沙洲、三冷、平和、同卷、美玉等村庄的保、甲长。这些保、甲长看见有点名声的王锡仕和我们相安无事，也多为我们收送公粮。杨迈的国民党保长吴昌葵抵制我们，1943年某天晚上，我们工作人员八名，突然进入他家。他不在家，我们就令他家人放哨，做饭给我们吃，并叫他家人交公粮。他家人缴出光洋一百元为公粮款。后来经家人劝告，昌葵也不敢再当保长了。吴昌葵虽不干了，但是平和、杨迈一带村庄，还不易进去活动。为了扩大我们的活动范围，我们又通过王锡仕去做县国民党游击中队长王衍端的工作。王衍端春内村人，爱钱如命，我们抓住他这个特点，巧妙地利用他。开始他表示：河水不犯井水。经过多次观察，他确有这

种意思。后来我们要求他在枪支上给予支持，结果他也为我们购买长枪七支、短枪四支，子弹四万发，还有手榴弹等。他还答应要给我和王平各一支鲁子曲枪，但在1948年我们离开了定一区而不果。这两支枪土改时才从他家墙洞里发现。

日寇统治时期，居丁伪维持会长吴科安和国民党居丁乡乡长、中队长莫清同、莫元朋、吴世元、冯推圣等人，虽不十分反动，但也并不同情我党。为了争取以扩大我们的活动范围，便通过当地稍有名望的人物吴世宣给他们做工作，使他们有所转变，给我们活动的方便。后来有的还给我们通情报。

六

1946年，国民党四十六军过琼，曾多次由地方武装配合扰乱革命村庄，搜捕我党工作人员，我们只好暂时减少在这些村庄的活动。广大白村的人民群众却错认为我们已避到内洞山根据地去了，所以有个别同志去白村搞征收时，人们不敢接近他，征收工作要比以前困难得多。国民党仙沟乡的军政头目也认为经过多次的“围剿”，我们没有什么力量？他们白天下乡骚扰，晚上在据点里玩够了就睡大觉。他们低估我们从而出现松懈状态，正给我们以可乘之机。

1946年农历五月初二夜，我们从老区和集村一带，组织了党员和群众，共计一百多人，手拿木棍、大刀、长矛，由持十多支长短枪的我区乡干部带领对仙沟进行袭击，有长短枪的区乡干部围击炮楼，手拿木棍、大刀、长矛的群众在街上呐

喊助威。敌军不知我方力量的虚实，不敢出来，只在据点内乱放枪。定城的敌军出援，走到塔岭就停下来，不敢靠近仙沟，只在那里打了几阵乱枪就窜回去了。这次袭击行动持续了两个钟头之久，没有杀伤一敌，只没收了国民党中队长开办的铺店的货物，因为该店抗交应交给我们的税款。我们袭击仙沟，明知敌强我弱，不能消灭敌军，只是为了政治影响，扭转被动局面。这一仗后，国民党反动军队下乡骚扰行动大为收敛，而白区人民也热情地接触和支持我们了。

文头岭村国民党保长莫文章，除了该保原有武器外，还强迫村民卖牛卖猪，要钱购买长短枪十多支，继续与我们作对。曾先后两次配合国民党居丁中队，围击我们革命同志，击伤了吴克川、苏德仪，杀死了二名驳壳班战士。1947年秋季，我县政府派员袭击该村武装力量，保长莫文章被炸死，但只缴获短枪一支。过些时的一天上午八、九点钟，村民都下地干活去了，区委组织十多人再次进入该村，不响一枪，不伤一人，只十多分钟就收缴了该村的十多支长短枪。我们出村后，村中的反动头目和群众才知道我们已来收了枪。

七

定一区委在恶劣的环境中，坚持同反动势力斗争十多年，几经被“围剿”和截击，可是我们绝大多数的同志都能机智勇敢地突围脱险。

1943年秋季一天的晚上，我住在居钓村。天还未亮，

日本鬼子百多人突然包围这有二十多户人家的村子，情况十分危急，该村党员朱怀娥冒着生命危险，从村子边林竹丛中爬出去察看敌情，旋即爬回村子向我报告，并带我从竹丛中爬出村外去，让我突围。我匍匐着越过敌哨探后回头一看，才真切地看见每隔十来米就站着一个鬼子。我按照怀娥的指引，安全地脱了险。

1946年6月的一天中午，烈日当空，地面烫脚。我和同志们分头察看敌情，刚回和集村同莫天儒同志相会，没有一支烟的功夫，十四岁的陈玉彬（老屋主的儿子）急忙赶来报告：“敌军到了！”他并急拉一头耕牛给我带路突围。在快出村口处，他在前面突然用脚往后倒踢沙土，我意识到前面有敌人，立即转身往村里跑。当我走入一条小巷时，敌人已挡住去路。我急中生智，开了数枪，迫使那挡路的敌兵躲开，我便翻过两公尺高的围墙，接着又跳过三公尺高的荆棘丛，跑出村外。十多个敌兵就尾追上来。我转枪向敌人射击，他们也向我开枪，并边开枪边叫：“抓活的，抓活的！”开始距敌兵只有几公尺远，后来把距离拉开。当敌兵又追上时，我打一阵子枪，敌人伏下去，我就跑，敌人起来追赶时，我又打一阵子枪。就这样我跑了三、四华里，经过大村溪，到达杨根村才安全脱险。

1947年冬季的一天晚上，我同莫少波、王运吉、冯耀经和王仕富等同志，进住门口坡村曾猷德家，不知道什么时候叛徒已告密。第二天下午二时，仙沟国民党中队长莫朝光就带兵近百名向门口坡村袭来。莫少波等同志先作转移，我因把文件

埋藏好才起步，结果被敌军围在门口坡村里。我爬着去钻进荆棘丛下，同敌兵仅距离七、八公尺远。我一藏好敌军就开始大检查，并大声叫喊：“若斌出来投降，你走不脱了！你只有一支短枪，我们有三四十支。”我藏的地方荆棘丛密而低矮，他们不大注意，后来我转移到他们已搜过的地方。经过一个钟头，地下党员国民党甲长陈玉帝拿出一箩炒花生和酒来“慰劳”搜索的敌兵。陈事先同敌军班长利学祥打好交道，他叫敌兵来赏“慰劳”品，喝酒吃花生。敌兵蜂拥而来抢吃花生和喝酒，停止了搜索。站岗放哨的站了半天，又冷又饿又累，无心放哨。这时，天也渐渐黑了，敌军只好扑空而归。

八

定一区境内，没有深山密林，更没有高大山岭，只是一片平展地带。为了坚持斗争，减少损失，日寇进据海口时，我们就发动群众挖地洞，“坚壁清野”。其后，我们又发动革命村庄人民，利用地洞保存自己，开展斗争。一时间，几十个革命村庄，挖了一百多个地洞。有村里挖的，也有园里挖的；有房子里挖的，也有房内外相通的。地洞的伪装巧妙，有的种上作物，有的种上竹荊，有的伪装成坟墓。我们利用地洞安置和治疗伤病员，住宿过往工作人员，藏放枪支、子弹、粮食物资，有的地洞还开过区、乡干部会议。更重要的是每逢敌军围剿时，人们能及时进入地洞隐蔽，保存自己。区委人员经常活动的和集、居钓、洁坡、门口坡、坡村、石锦、凤地、榕树坡、

龙爪坡、梅种、罗木、白沙、石井园等村庄，常遭敌人围袭，我们利用地洞作掩护，都安全脱险。十多年间，绝大多数的地洞都不暴露，只有和集村的一个地洞被叛徒曾怀五告密，并亲自带国民党兵围剿才遭损失。

九

定一区的支前工作，主要是做这么几件事：一是发动青壮年参军参政参战；二是收粮筹物，运送支前，发动党员配合特委办的冠亚交通站递送情报；三是动员群众接洽部队和过往人员；四是发动群众防敌防奸防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发动了数百名青壮年参军参政。1938年12月，云龙改编。根据县工委指示，我区党组织动员党员吴志华等一批人去参加云龙改编，接着有王俊才、苏德仪、吴科道、吴科逢、吴科国、村子姘等人到琼公学校受训并参加了队伍。后又有吴克川、吴忠、吴定忠、吴富川、吴治锡、吴科运、王昌文、王广经、王典章等数百青壮年参军参政。

在做好增强部队兵源和各级政权干源工作以直接和间接支前的同时，最主要的支前就是为部队解决生活问题，抓枪支弹药问题。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收粮（大米）上千担，筹款上万元光洋，还有布料、废铜、废铁、废铅和枪支弹药一批。

1943年夏，从内洞山转来二十多名伤病员，我们动员老区党员和群众，包干负责，给吃给住给药给医，保安全。经过疗养，伤病员全部恢复健康，重返部队。

十

毛主席说过，“人民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定一区委能够在敌人据点较多的平展地带，坚持十多年的革命斗争，一直至海南解放，正是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特别是得到广大革命村庄群众和老屋主的无私支持和掩护的结果。我们常活动的革命村庄有：今居丁地区的坡村、门口坡、和集、北排坡、居钓、洁坡、凤塘、榕树坡、利居坡、、石滩坡、下村、南汉、三合、高潮、桥头、云头、矿坡、北排、大路坡、居钓岭、南福岭、坡依、流水山、后岭、麻根、南福、安仁、高美塘、高根坡，今雷鸣地区的土丁、石锦、罗乡、湓田沟、湓田沟子，洪村、梅种、龙爪坡、坡村、三口坡、新楼坡、龙梅、龙子埔、凤尾、西埔坡、龙古、三奇坡、南安、竹罗坡、下村山、田边、南九三、新安、福大长，今仙沟地区的龙目、岩岭、岭脚、南卜、排坡、上岭、下岭、白沙、排田子、长良园、旧春坡、排岭坡，今黄竹地区的文昌园、高山、大河、大带、后塘、北曲。今定安地区的南珠、干湖，今永丰地区的石井园、仙坡，今龙州地区的石村等近百个村庄。在艰苦的斗争中，这些革命村庄的人民热情地支持我们，为革命出钱出粮又出力，经风雨，历艰险。

我们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感情，表现在每一次的战斗中。一天上午鬼子包围榕树坡村，当时吴忠同志住在老屋主张运忠大伯家里，情况十分危急，张运忠大伯却镇定应付，他带

吴忠同志进入他家的地洞后，洞外刚伪装好，鬼子即闯到。运忠大伯急中生智，忙把洞外的牛粪堆乱翻，好象在备肥播种似的，只搞得臭气熏天，鬼子见状，只捂着鼻子走过，在其他人家搜了一下就走了，吴忠同志就这样脱险了。老区村庄和集、居钓、坡村、门口坡等村的青壮年，曾参加袭击仙沟国民党据点，敌军大兵来“围剿”、威迫，并不暴露什么，后因叛徒曾等五告密，和集村才被打死一人，抓走了三十多人，勒索去几千光洋。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老区村庄的人民遭到了严重的损失，有的家破人亡，但是他们支持我们的意志不减弱，打倒反动派的决心不动摇。如居钓村老屋主冯耀轩，从第一次革命战争开始到海南解放之日，他历经一次又一次的劫难，但从不畏缩，不动摇，而是更坚定更勇敢地接洽革命同志，支持革命。他家里间日间旬而没有间月不住过革命同志。他还经常同我们一起去收税收粮。在积极支前，配合渡海大军解放海南的时候，冯耀轩还无私地献出大米一石（约150斤），这数字虽不大，但当时的贫苦人家能献出这么多粮，其精神是可贵的。像冯耀轩这样的老屋主还有北排坡村的吴鸿仁，石井园村的王波，坡村村王会明，门口坡村的王元芬，和集村的陈玉经，石锦村的吴文豹，梅种村的王居才等等。他们都长期支持革命，接洽革命同志。

农村的党员既是革命者又是群众，他们在农村，既进行地下斗争，又秘密联系群众，和群众一道支持革命，掩护革命同志。居钓村的朱娥娥，就是这样的一位党员。1947年夏的